

金民天編

韓柳散文選

合衆書店發行

編者例話

一、本書編者感於目前中學以上國文一科，課外讀物之缺乏。特編此以供一般學生，作課外閱讀，或補充教材之用。

一、韓愈柳宗元，爲中國古文中之重要作家；但該二人之全集，卷帙浩繁，欲盡讀之，決非一般人時力所許。本編所選各篇，僅求其足以代表作者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限。

一、本編所選各篇，皆分段落，並加新式標點，以利讀者閱覽。

一、本書註解，採取各家中適於事實者，經編者之修飾而應用之。



一、書中遇有罕見之字，除加解釋外，並附音切，以便誦讀。

一、編者學識有限，陋謬難免。尤希海內諸人士，予以教正。

二十三年十一月編者識

韓柳散文選目次

編者例話……………(一)

上編 韓愈文

原道……………(一)

原性……………(一〇)

雜說二首……………(一五)

五箴并序……………(一七)

獲麟解……………(二二)

伯夷頌……………(二四)

坊者王承福傳·····	(二六)
燕喜亭記·····	(三一)
毛穎傳·····	(三五)
與孟東野書·····	(四一)
答崔立之書·····	(四三)
答李翊書·····	(四九)
送孟東野序·····	(五三)
送王秀才序·····	(五七)
歐陽生哀辭·····	(五九)
祭十二郎文·····	(六五)
平淮西碑·····	(七一)

鱷魚文·····	(八四)
論佛骨表·····	(八七)
柳子厚墓誌銘·····	(九五)

下編 柳宗元文

辯列子·····	(一〇三)
辯鬼谷子·····	(一〇五)
辯晏子春秋·····	(一〇七)
捕蛇者說·····	(一一〇)
宋清傳·····	(一一四)
種樹郭橐駝傳·····	(一一七)

童區寄傳·····	(一一〇)
三戒·····	(一二三)
愚溪詩序·····	(一二八)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三一)
永州萬石亭記·····	(一三四)
永州龍興東丘記·····	(一三七)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一四〇)
游黃溪記·····	(一四二)
始得西山宴遊記·····	(一四五)
鉅姆潭記·····	(一四八)
鉅姆潭西小丘記·····	(一四九)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一五二)
小石城山記·····	(一五三)
序碁·····	(一五五)
柳州東亭記·····	(一五七)

韓柳散文選 目次

韓柳散文選

上編

韓愈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

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註〕①原道，明道之所本。②義者宜也。③是，謂仁義之，往也。④足

乎己，仁義足乎己也。⑤舍仁義無以成道德，故道德爲虛，因仁義而實，

佛老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欲專自虛無上做起，故揭此旨。⑥道德而出於

仁義者，則爲君子及吉德，不出於仁義者，即爲小人之道及凶德，凶德如

盜賊藏姦，吉德如孝敬忠信。⑦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相

傳孕八十一歲而生，故稱老子。小仁義，言以仁義爲小也。⑧煦煦，小惠

也。⑨子子，孤立也。⑩秦始皇，從李斯言，燒詩書百家語。⑪漢代

好黃帝老子之言。⑫晉魏梁隋佞佛，南以晉梁括之，北以魏隋括之。⑬

楊朱，戰國時人，倡爲我之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⑭墨，墨

翟，亦戰國時人，倡兼愛尙同之說。⑮言入於楊墨佛老者，必出離聖人之學

。⑯言入異端者，必以異端爲主，而以聖人之學爲奴。⑰言入異端者，

必附和其說，而以聖人之學爲汙也。

①老者，謂學老子者。

②佛者，謂學

佛者。

③爲孔子者，謂學孔子者。

④誕，欺也。

⑤言學孔子者亦曰吾

師亦嘗言之如是。嘗下或有師之二字。⑥訊，問也。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①，古之教者處其一②，今之教者處其三，③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④，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⑤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虫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⑥，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⑦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埋葬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

，爲之樂，以宣其壹鬱①，爲之政，以率其怠勸②，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③。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④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⑤，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⑥。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

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⑤；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⑥。然則古之正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⑦；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⑧，諸侯用夷禮，則夷之⑨。進於中國，則中國之⑩。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六。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也^七！
也^八！
也^九！

〔註〕^一古惟士農工商四民，今加佛老而爲六。^二古惟一聖人之教，今加佛老爲

三。^四六，士農工商佛老也。下同。^四資，賴以給也。^五顛，隕也。

六。贍，給也，足也。^七壹，同湮，塞之義。^八率，督率。勸，同倦。疲

也，懈也。^九語見莊子。^十介，甲也。^{十一}三而字皆訓爲汝。^{十二}清淨

，謂老。寂滅，謂佛。^{十三}言皆不愧爲聖智。^{十四}語見禮大學。^{十五}言將擴

而大之，以齊家治國，非若釋氏之正心誠意之爲己也。^{十六}春秋，魯記史之

書，孔子刪定之。^{十七}魯僖公二十三年，杞君卒，用夷禮，孔子記其事，貶

其名稱曰子。^{十八}進於二字上或有夷而二字。^{十九}語見論語。^{二十}語見詩魯

頌。膺，擊也，荆，楚也，舒，楚東境之國，古皆以為蠻夷。懲，懲創之也。
 ⑤胥，皆也。此段申說上段之意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⑥，郊焉而天神假⑦，廟焉而人鬼饗⑧。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④，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⑤，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⑥。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⑦，人其人⑧，火其書，廬其居⑨，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⑩，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⑪，其亦庶乎其可也。

〔註〕①盡其常，謂終其天年。②古時祀天於南郊，祀地於北郊，故郊者，謂祀

天地也。假，音格（《古》），至也。③廟，祀於宗廟。人鬼，祖宗也，

④荀，荀卿，名況，戰國時趙人，倡性惡之說，揚，揚雄，字子雲，漢時人，著法言及太玄等。⑤行，得位以行道。⑥長，立言以明道。⑦言佛

老之道不塞不止，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⑧人其人，言僧道俱令還俗也。

①廬其居。言寺觀皆改作民屋也。②下道字同導。③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廢同廢；廢疾，癱病。以無佛老之害，故窮民皆得其所養。

原 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

也混①；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②性之於情視其品④。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⑤，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⑥，情之於往視其品。

〔註〕①主於一，主於仁也。四者，禮信義智也。②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

其一非少有而偏少，卽少反而偏多，其四者亦雜而不純。③悖，亂也。

④言視性之品之上中下，而得情之中與否。⑤甚，過也。亡，不及也。

⑥直情而行，言皆往而不反。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心善惡混」①。夫始善而進惡歟？！

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①。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②。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③；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④；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⑤；人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⑥；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⑦；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⑧，舜之均⑨，文王之管蔡⑩，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⑪，鯀之禹⑫，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註 ①揚子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②指揚子

之說。③指孟荀之說。④叔魚，姓羊舌，名鮒，春秋時晉人，生時，其

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壓也，必以

賄死」。後果以貪被殺。⑤食，去聲，或音食我爲異俄；楊食我，即叔向

之子也，字伯石，食采於楊，故稱焉。叔向，姓羊舌，名肸，春秋時晉賢大

夫，叔魚庶兄。伯石始生，叔向母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其後食我果亡羊舌氏。⑥越

椒，楚君若敖熊義之後，別姓門氏，父曰子良，爲楚司馬，子文即門穀於菟

，其從父也，越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

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

鬼，不其餒而！」越椒後果亡若敖氏。⑦舜時農官名后稷，周始祖棄爲是

官，因稱棄爲后稷。棄母姜姬踐巨人跡而有娠，生棄，以爲不祥而欲棄之，

故名棄。詩大雅生民：「載生載育，時惟后稷，不圻不副，無災無害，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歧欲，意有所知。嶷嶷，有所識別也。嶷音逆（广一）。
⊗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見國語。
⊙朱，堯子丹朱，以不肖稱。
⊙均，舜子商均，亦以不肖稱。
⊙管，管叔鮮，蔡，蔡叔度，皆文王子，文王崩，子武王立，武王崩，弟周公旦輔武王子成王卽位，管蔡作亂，周公誅管囚蔡，其亂始平。
⊙瞽叟爲父，瞽叟以頑聞，而舜爲大聖。
⊙鯀爲父，禹爲子，鯀以治水無功被誅，而禹繼父志，平水災，受舜禪爲天子。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

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註

●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韓愈推闡之，以爲孔子所謂不移，乃性之品，

性固相近，上者可教，下者可制。

●當時言性者，或近於異端，愈懼其背

爲夷，故以佛老結。

雜說二一首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
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
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註〕●本篇原有四首，本書選其第一首及第四首。●噓呵也。●茫洋，飛騰

貌。窮，極也。玄間，天地之表。●薄，追也。●伏，掩也，景，讀

如影。⑥水，浸也。⑦汨，音骨（ㄍㄨㄣˋ），漂沒也。

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⑧。既曰龍，雲從之矣⑨。

〔註〕⑧易乾卦語。

⑨本篇寄托甚深，取類甚廣，如道義之扶持，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以至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興起於百世之下，無不

皆是。

世有伯樂⑩，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⑪，不以千里稱也。

〔註〕●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善相馬者。●駢[◎]，並也。槽[◎]，櫪[◎]，養馬之所。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註〕●食，讀如似；下食之同。●知或作哉。也或作邪。

五 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

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註〕訟，責也。

游 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爲乎！

言 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①，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②；汝不懲邪③，而嗷嗷以害其生邪④？

〔註〕①愈曾佐宣武節度使董晉，及武寧節度使張建封，鯁言無所忌，幕中二句，即指其時也。②臺，臺官，謂御史也。傾，傾邪也。愈爲監察御史，以言事貶陽山令，臺中二句即指其事也。③懲，戒也。④嗷嗷，喧語不已也。

行 箴

行與義乘，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①也無邪，言也無頗②，死而不死，汝悔而何③。宜休而悔，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

則弗思。

〔註〕^①行字一作悔。^②言雖然無害，猶當悔。^③頗，偏也。^④言雖因迫近

死而未死，汝可悔乎，謂不當悔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①，不觀其道，無悖而惡^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③，從也爲比^④，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⑤！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註〕^①而，汝也。^②悖，亂也。^③尤，過誤也。^④比，阿附也。^⑤顛沛。

，挫折之意。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①有餘，厥聞四馳^②。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③！昔者子路，惟恐有聞^④，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⑤；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⑥，誰云不欺。欺以賈憎^⑦，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註〕^①需焉，饒裕之意。

^②聞，去聲，聲聞也。言足於內者，聲名自能外溢也。

。 ③ 麟，言名盛也。 ④ 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言未能行其實，不欲有聞也。 ⑤ 揜，襲也。 ⑥ 不講而教，人未請而教之也。 ⑦ 賈，音古（，）買也。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註〕①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高獲之，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仲尼傷麟之出也不時，遂絕筆。故春秋作至是年而止。本篇主旨，或謂愈係借春秋獲麟解，以麟自況云。 ② 言麟爲靈物甚明。 ③ 詩周南麟趾篇有「麟之趾」之語。 ④ 書一作載。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①，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②，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③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④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⑤。

〔註〕①不類，不同凡類也。②豺，與狼同類。麋，鹿之大者。③鬣，馬領上毛也。④麟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一，背毛五彩，腹毛黃。⑤即

指魯獲麟而以爲不祥。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

，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註〕麟不履生草，不食生物，聖人出，王道行，始見云。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註〕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爲諡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感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

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註〕●若至於，一本作至於。

●率，音碎（ムクノ），山高危貌。

●微子，

名微，紂之庶兄，武王伐殷，微子持祭器而造軍門。

●從，一本作率。

●叔齊，伯夷少弟，名智，字公達。叔少也，齊，諡也。

●宗周，言爲

天下所宗也，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遂餓死。

●明字下一有者字。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

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①二子，亂臣賊子按跡於後世矣^②。

〔註〕^①聖人，指武王周公。言二子獨以周公武王爲非，而自以爲是。^②微，無

也。^③接跡，足跡相接，喻多而不絕也。紂雖暴，然武王以臣殺君，在古代於義終不合，而當時無有注意此點者，幸有夷齊，古所謂三綱大義，始得維持，而後世之亂臣賊子，始有畏忌。

圻者王承福傳^①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②

。天寶之亂，發人爲兵①，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②。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③。餘二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④，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⑤。又曰：「粟，稼⑥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⑦，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⑧我所以生者也，而有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取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⑨，又誠有功，取其直⑩，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

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鋏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①，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②，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③，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④。又吾所謂勞力者^⑤，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註〕①坊，音烏（ㄨ）；坊者，塗壁之人，俗所稱泥水匠。②京兆，爲漢三輔

之一，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魏以後，建爲郡。長安唐都，今在陝西

長安縣西北。③天寶，唐玄宗年號，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因出內府錢

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人，即民，以避太宗諱

改。④勳，謂柱國護軍之類。⑤手，操持也。鋟音漫（ㄇㄢˋ）坊具。言

執鋟以爲衣食。⑥屋食，屋租也。當，去聲，謂所當之值。⑦嫁，種也。

⑧徧爲，一一爲之也。⑨理，即治也。⑩可力，可致力也。⑪直，

同值。⑫墟，丘墟也。⑬悴，音萃（ㄘㄨㄟˋ）；豐悴，猶盛衰也。⑭

憫，哀憐也。⑮不有之，謂獨身不家。⑯句下一有也字。⑰二任，謂

心力兼勞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註〕①孟子，「窮則獨善其身」。②爲，去聲，下同。③楊朱，戰國時人，

倡爲我之說，孟子斥爲無君。④孟子：「楊子所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爲也」。⑤夫人，猶彼也。⑥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一，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二。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三。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鬻^四，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五成谷，窪者^六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七。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九。

〔註〕^一燕字一作宴。燕喜亭在連州，愈時爲陽山令，陽山於連爲屬邑。^二王

弘中，名仲舒。連州，唐置，今爲連縣，屬於廣東省。弘中時貶連州司戶。

^三佛字下或有之字，慧字下或有者字。元慧姓陸，景常則不詳。^四嘉，美

也，善也，嘉樹。美善之樹。⑤燔或作焚。木立死曰樞，自斃曰斃。⑥

呀，音牙（一丫）；呀然，口張貌也。⑦窪，音蛙（×丫），低陷之處。

⑧相，去聲，助也。⑨避或作禦。雨下或有禦字。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①。其石谷曰謙受之谷②，瀑曰振鷺之瀑③，谷言德，暴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④，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⑤。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⑥。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⑦，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⑧，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⑨。」

；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註〕^① 竅下或有德字。^② 書：「滿招損，謙受益」。 ^③ 詩周頌振鷺：「振振

鷺，鷺于飛」。振振，羣飛貌。^④ 秩秩，有常德也。^⑤ 惡，穢濁也。

^⑥ 詩魯頌閟宮：「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燕通讌，言燕飲而有喜也。者頌

或作頌者。^⑦ 州民之老聞而六字一作州民之聞者。^⑧ 名下或有於字。

^⑨ 直，當也；一作宜，又作多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①。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
涉淞湍^②，臨漢水^③，升峴首以望方城^④，出荆門^⑤，下岷
江^⑥，過洞庭^⑦，上湘水^⑧，行衡山之下^⑨，繇郴踰嶺^⑩，蟻
狖所家^⑪、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⑫，宜其^⑬於山水飫聞
而獸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①。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②。遂刻石以記。

〔註〕①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爲連州司戶，故或謂吏部郎當作吏部員外郎云。

②藍田，山名，在陝西。田下或有山字，商洛，二水名，皆在今河南。

③湍，二水名，皆在今河南。④漢水，源出陝西，經流至湖北入江。

⑤首方城，二山名，在今湖北。⑥荆門，山名，在湖北。⑦岷江，源出岷

山，山在四川。⑧洞庭，湖名，在湖南。⑨湘水，湖南巨川。⑩衡山

在湘南，古稱五嶽之一，爲南嶽。⑪郴，音琛（ㄔㄣˇ），唐州，今爲縣，

屬湖南。嶺，卽常稱之五嶺，自湖南入廣東，必踰此。⑫狝，音柚（ㄩˋ）又

狝，猴屬。⑬瑰或作瓌。⑭其或作乎。⑮語其論語。⑯易漸卦：鴻

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以喻賢者登用作世表率。

毛穎傳^①

毛穎者，中山人也^②。其先明眎^③，佐禹治東方土^④，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⑤，死爲十二神^⑥。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⑦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醜^⑧，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⑨，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隗^⑩，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⑪。

〔註〕^①毛穎，筆也。愈作此傳，當時頗有非之者，然其流實出於莊周寓言；或謂

愈此文不下遷史。^②中山，山名，非治今河北定縣之中山也，在溧水縣東

，出兔毫，爲筆最精。③禮曲禮，「兔曰明眊」。眊，與視同。④堪輿

家二十四方位，東方甲卯。⑤星命家十二神，卯屬兔。⑥地支十二，卯

居第四。⑦參同契「兔者吐生光」。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

謂之兔，兔者吐也」。⑧兔，奴侯切（ㄋㄨˋ ㄒㄩˋ），兔子也。俗呼曰兔，兔

與兔同。⑨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見後漢書天文志注。淮南子覽冥

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姮娥，羿妻，蟾蜍，月中

蝦蟆。⑩兔，音俊（ㄅㄨˋ ㄩˋ）。狡兔。⑪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

兔極於前，犬履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宋鵠，宋之良犬。鵠，樹割

也。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代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①，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②，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③，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④，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⑤，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⑥，丞相斯⑦，中東府令高⑧，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

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①，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②，弘農陶泓^③，及會稽褚先生^④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

〔註〕^①蒙將軍恬，秦始皇時人，始作筆。古今注：「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也。^②左右庶長，秦爵，商鞅所制，十曰左庶長，十

一曰右庶長。軍尉，軍中尉史。易而三：連山爲夏易，以艮爲首；歸藏商易，以坤爲首；周易以乾爲首。^③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

靡所止居」。古牙居通，髦與資書亦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④章臺宮

，秦宮名。^⑤管城，周初管叔所封，春秋鄭地，隋置管城縣，今河南鄭縣

地；筆以管冒之，故借用焉。①上古未有文字，結繩以記事，故曰結繩之代。②扶蘇，始皇長子。胡亥，始皇次子。始皇崩，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號二世皇帝。③丞相，秦官名。斯，李斯也。④中車府令，秦官，主乘輿路車者。高即趙高也。⑤史記秦始皇記：「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衡石，權其輕重也。⑥陳玄，墨也。絳，郡，今絳州，歲貢墨千四百七十挺。⑦陶泓，硯也。弘農，郡，今魏州，歲貢過硯十具。⑧稽先生，紙也。王羲之爲會稽謝公乞紙，庫中惟有九萬板悉與之。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

」。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①，戰國時，有毛公毛遂^②；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③，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註〕^①魯衛毛聃，皆周同姓，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②毛公，戰國趙隱士，見

史記信陵君傳。^③毛遂，趙人，見史記平原君傳。^④孔子作春秋，絕筆於

魯哀公獲麟之歲。

與孟東野書^①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②，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註〕^①孟東野，名郊，貞元進士，長於詩。^②人人，猶言衆人。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③，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註〕①隨波逐流之意。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①，無所於歸②，遂來於此；主人③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④。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⑤。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註〕①汴州，今河南開封縣。真元十五年二月，愈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

，殺留後陸長源。

②於字，或作與。

③主人，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也。

④符離，今安徽宿縣。睢，水名，董晉既歿，愈去依張建封。

⑤建封辟愈

爲幕職。

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①，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②，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

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①，速圖之，吾之望也。

〔註〕^①李習之，名翺。亡兄，名弇，仲卿子。^②張籍，字文昌，今江蘇吳縣人。

和州，北齊州，在安徽。^③東野時居湖州。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①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

之，扳援^①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

〔註〕^①崔立之。即崔斯立。時愈已登進士第，而三試吏部不售，因不得命官。立之乃遺愈書，比之獻玉者，故愈以是復^②。

②扳音攀，父馬。扳援，猶援引。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①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

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
①，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孰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
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②，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
；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③，顏忸怩④而心不奪
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
⑤，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
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
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
，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
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

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箆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

〔註〕^①禮部：官署名，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②吏部：官署名，掌中外文職

銓敍勳階黜陟之政。博學宏辭，當時制科名，所以考拔淹博能文之士。^③

中書與尚書門下並稱三省，三省之長，皆爲宰相。唐初之制然也。此言吏部

試業已得售，而又爲宰相所黜也。^④俳優者，優伶奏雜戲之人。^⑤忸怩

，音紐尼（^{ㄉㄨˋ}一又^{ㄉㄨˋ}一），慚色也。^⑥書說命：「毋恥過作非」。言恥過

誤而遂己之非也。^⑦箆，音稍（^{ㄆㄨˋ}么），竹器，容一斗二升。論語：「斗箆之人

，何足算也」。喻其細微。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

，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便勃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

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②，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註〕^①汲汲，急貌。^②卡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

爲誑，刖其左足。王歿，又獻武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立，和抱璞而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③此爲崔書中語。勅強也。^④言仕進有他法，不必專恃博學宏辭之考拔。^⑤進或作振。^⑥漢

武帝時，使狄山居一障以禦寇，匈奴斬山頭而去；障，塞上要險處，別築爲城，置吏士以障蔽也，乘，謂登而守之。此段志在立功。^⑦之下或有所字

。 ^⑧謂欲作唐史。此段志在立言。 ^⑨信同伸：或即作伸。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註〕●言道德之有所歸宿也已久，况其外表之文乎。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竅●其實，

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③，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④。

〔註〕^①斬與祈通。^②埃，待也。^③沃，美潤之意。晔，光明也。^④藹如，

和順貌。言仁義之人有涵養，故言語和順。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①，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②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③。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④，其觀於

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①，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②；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③。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④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註〕^①儼，莊貌。禮曲禮：「儼若思」。^②戛戛，齟齬不湊合也。^③言不知

人之非笑爲非笑。^④汨，音骨（ㄍㄨˋ）；汨汨，水流貌。^⑤笑之則知不諱

於俗而能入古，故以爲喜，譽之則猶爲時人所識，其道必淺，均以爲憂。

①浩乎，大貌。沛然，盛大流行貌。②肆，放也。③幾，近也。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④，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⑤，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⑥。

〔註〕①言待用於人者豈似器，必以人之用舍爲進止乎。②言必爲今所遺。③

亟，讀若「器」，頻數也。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註〕●撓，音鬧（ㄋㄠˋ），平聲，擾也。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

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效^①，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註〕^①效，古奪字。推效，強取也。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②。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③。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④。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⑤。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⑥。臧孫辰^⑦。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春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

秦之屬^⑦，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⑧。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⑨，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⑩，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註〕^①夔，舜之樂官。韶，舜樂也。^②夏帝太康失德，其弟五人作歌以諷，尙

書有五子之歌篇。^③語見論語。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言

天將使振文教於天下。^④莊周著書名莊子，言多荒唐，荒唐，廣大也，謂

其言無根。^⑤屈原，楚忠臣，被讒見放，作離騷九歌。^⑥臧孫辰，魯公

族大夫。^⑦申不害，法家之祖，爲韓昭侯相，著有申子。韓非，韓諸公子

，善刑名之學，著書曰韓非子。昏，古慎字；昏到，在申韓前，善刑名，有

書四十二篇。田駢，齊人，鄒衍，燕人，皆善談論。尸佼，魯人，商君師之。

○孫武，吳人，有孫子兵法十三篇。

○李斯，秦始皇相。

○善字下一有

鳴字。○十章，法度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註〕○陳子昂，字伯玉，善屬文，時承徐庾遺風，至子昂始歸雅正，海內皆推宗

之，愈論文，在唐必首稱子昂。蘇源明，字弱夫，工文辭。元結，字次山，著有次山集。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視前人，有文集行世。●浸淫，以漸而入也。●東野時調昇州溧陽尉，溧陽今江蘇縣。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

初，天子嗣位^②，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③，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事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④。

〔註〕^①王秀才，名舍。

^②醉鄉記，隋末大儒王績所作，舍，績之子孫也。

^③醉鄉記歷言古來有欲至其地而未得，而已將往遊云，本文言既爲隱士，世皆不能累之，何故必欲往遊。

^④言豈真以酒味爲甘。

^⑤阮籍，字嗣宗。

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皆晉人，嗜酒工詩，放浪形骸。

^⑥彼，指王績。

。偃蹇，傲慢之意。

^⑦因阮陶而推知王實心有不平，故托酒以逃。

^⑧瓢。

，皮蓬切（匚一爻），器名，剖瓠爲之。簞，音丹（勿馬），竹器。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⑨曾參歌商頌。

，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見莊子。

^⑩汲汲，欲速之意。

^⑪麴蘖，酒母。

^⑫因不平而放浪自托，固不失爲高士，但聖賢之徒，營道不暇，樂天不憂。

，無所謂無聊不平，而欲有托以自放，故以醉鄉之不遇孔子爲可悲。⑤德

宗即位，改代宗大曆年號爲建中。⑥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

在當時稱爲治世。⑦不，大也。德宗立，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⑧建中初

，醉鄉後世或有以直廢之事，而史失之，無可考。

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
之來見我也，無所挾①，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②
，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
其行，姑與與之飲酒。

〔註〕①猶言即無足稱。②文，應醉鄉之文辭。行，應良臣之烈。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①，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②，故宰相常袞^③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於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④；時未幾，皆化翕然^⑤。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⑥。

〔註〕^①歐陽生，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餘，有文集行世。^②閩

越，今福建，本周時七閩地。後爲越人所居，故曰閩越。^③帝制時代稱皇

帝曰上，今上，當時之帝也，此指唐德宗。

^④常袞，京兆人，建中初爲福

建觀察使。⑤與讀如預；或即作預。⑥大曆七年，李椅都督福建，領觀

察等使，始興學校，衰繼其後，爲時既久，遂翕然胥化。⑦貞元八年，詹

與愈同登第。按莆田林藻以貞元七年登第，長溪薛令之以神龍二年擢第，皆

在詹之前，愈謂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蓋考之未詳也。繇字與由字同。

建中貞元間⑧，余就食江南⑨，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

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⑩，余始至京師，舉進士

，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

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

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

⑪，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

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⑫，其燕私善謔以

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註〕①建中貞元，皆德宗年號。②時愈家宣州。③三年，按年譜當作二年。

④會合後皆忘所欲至之地也。⑤嶷，音逆。⑥詩大雅克岐克嶷箋：

『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⑦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⑧國子

監，即國學也，晉始立國子學，隋煬帝改學爲監，唐因之。四門助教，官名

，古者天子設學於四郊，後魏以其遼遠，於四門建學，置四門博士，唐因之

。⑨監字一作詹字，或并無監字。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註」●孟子離婁：「若曾子者，則可爲養志也。」●今李翱集無此傳。●哀辭者，所以舒其哀也，此爲與祭文不同處。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

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①！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②，飲食孔時兮^③，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④，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⑤。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⑥。哭泣無益兮^⑦，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⑧。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註〕^①豐古敷康切。^②不永，一作永不。^③歐陽生游太原，悅一妓，約以至

都來迎，後不克如約，過期往迎，妓已積望成疾，翦髮寄生，生爲之慟怨，涉旬亦歿，生爲妓死，此友朋所諱者，愈以慰其父母，故云藥物甚良，而諉諸壽命全人父子之恩當如此也。^④「孔」，一作「旣」。^⑤齊，一作「高」。

^⑥同，古徒黃切。^⑦通，古他王切。^⑧益，一作救。^⑨誠，古辰羊切。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①，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②，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④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⑤，惟兄嫂是依⑥。中年，兄歿南方⑦，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⑧。既又與汝就食江南⑨，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⑩，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

，吾佐董丞相于汴州^②，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③，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④，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⑤。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熟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註〕^②十二郎，愈兄率府參軍介次子，名老成，會無子，以老成爲後。^③一作

『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④七日乃祭者，以所報月日不同，欲審其

實，故遲遲若此。^⑤建中，人名。^⑥怙，謂父也，詩魏風；『無父何怙

』。^⑦六兄，卽會，嫂，卽鄭夫人。^⑧七謂會卒於韶州也。^⑨八河陽，縣名

，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九建中二年，愈與老成避地江左，家於宣州。

①貞元二年。②董丞相，董晉也。貞元十三年，晉帥汴州，辟愈爲節度

推官。汴州，今河南開封縣。③貞元十五年二月，董晉卒。④是歲秋，

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⑤貞元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愈西歸洛

陽。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疆者而天歿

，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①，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②。吾之子始五歲^③，少而疆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

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註〕①茫茫，一作荒荒，古荒忽茫茫忽之類，皆一字，義多相近。②耿蘭，家人

名。③老成子湘也，老成有二子，曰湘，曰滂，介子百川死，無後，愈命

滂歸後其祖介，老成死，湘年十歲。④昶也，昶登長慶四年第。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

，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註〕窆，音貶（勺一馬），下棺也。墓地塋兆曰穴。●田百畝曰頃。伊潁，二

水名，伊水出河南廬氏縣東南，注於洛，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潁谷，東南

入安徽注於淮。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①，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②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④。高祖太宗，既除^③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閒^⑤。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⑦，稂莠不蕪^⑧，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

〔註〕^①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愈爲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②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③於，歎美辭，讀如烏

。 ^④謂悉以爲主而臣之也。 ^⑤除，除亂也。 ^⑥孽牙，萌芽也。此指安

史之亂肇自天寶以後，據有兵柄者，遂時時抗撓朝命，遂帥自立留後，至於不可爬梳。⑦大憲，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⑧稂莠，皆害苗草。薨，除草也，讀呼毛反。

睿聖文武皇帝①，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②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③！」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④，〔又明年〕平蜀⑤，又明年，平江東⑥，又明年，平澤潞⑦，遂定易定⑧，致魏博貝衛瀆相⑨，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註〕①謂憲宗也，元和三年正月受此尊號。②謂考輿地之廣狹，計貢賦也。

③謂祭也。

④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

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

⑤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

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元和二年十月

，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元和五年，昭義節

度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吐突承璀誘執從史送京師。按以上紀年，碑文與

史不同。澤州故治，今山西鳳臺縣。潞州故治，今山西長治縣。元和五

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以定易二州歸於有司。定州故治，今河北定縣。

易州故治，今河北易縣。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

歸於有司，貝衛澶相四州，皆魏博節度使所管，蓋兼魏博爲六州也。魏州故

治，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十里，魏博節度使治此。博州故治，在今山東聊城縣

西北十五里。貝州故治，在今河北清河縣。衛州故治，今河南汲縣。澶州故

治，在今河北清豐縣南二十五里；澶讀如蟬。相州故治，今河南安陽縣。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

，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①。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②，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③，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④。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⑤，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⑥』。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⑦。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⑧』。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⑨』。曰：『文通！汝守壽⑩，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⑪』。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⑫』。！

曰：『愬汝帥唐鄧隨^①，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②』！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③，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④』！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⑤，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⑥！庚申，予其臨門送汝^⑦』。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註〕^①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不許。^②元和十年正月，元濟反，縱兵略東都附近。舞陽

，今河南舞陽縣。葉，今河南葉縣。襄城，今河南襄城縣。^③一二臣，指李

吉甫武元衡等，蓋除此數臣外，無贊伐蔡之謀也。

④廣德元年十月，以李

忠臣爲河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是爲三姓。大曆

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

將。⑤謂以意決之而同聲附和也。時韋貫之李逢吉衛次王涯等皆請罷兵。

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陳

州，今河南淮陽縣，許州故治，今河南許昌縣。⑦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

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索日

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何東節度使，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縣治。郃

陽，縣名，今屬陝西。按是時鎮河東者王鐔張弘靖，王鐔於十年十二月卒，

史未有河東遣將助討淮西之文，蓋漏去也。⑧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

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河陽節度使，本治

河陽城，在今河南孟縣西，元和中，徙鎮汝州，今河南臨汝縣治。懷州，今

河南沁陽縣治。⑨朔方軍治靈州，在今甘肅當武縣西南。義成管鄭滑二州，

治滑，故治在今河南滑縣東二十里。陝益即劍南東西川。鳳翔，今陝西鳳翔

縣。延，屬鄆坊丹徒節度使，故治在今陝西膚施縣東，慶，屬邠寧節度使。

故治即今甘肅慶陽縣。⑩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

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⑪元和十年

十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壽州，即今安徽壽縣。⑫

宣武軍本治宋州，後徙治汴。淮南道，管舒廬壽滁和五州，在今安徽。宣州

，治今安徽宣城縣。歙州，今安徽歙縣。浙西道，管杭州湖州，在今浙江。

⑬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鄂州故治，今湖北武

昌縣。岳州故治，今湖南岳陽縣。⑭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

爲唐鄧隨節度使。唐州故治，今河南唐縣。鄧州故治，在今河領鄧縣東南。隨州故治，今湖北隨縣。⑤裴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月，帝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⑥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⑦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帝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監其軍。守謙，奄人也。⑧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⑨度以馬總爲副使，韓愈爲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⑩度行，帝御通化門送之。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①。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

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並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註〕●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申州故治，在今河南信陽縣。●

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釋之而待以客禮。●四月，蔡人董昌齡以圍城降，李光顏引兵

入據之，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洄

曲，一名時曲，在河南鄆城縣東南三十里。④賊將，指李祐，祐謂愬曰：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可乘虛直抵其城北』。愬然之，乘雪夜入蔡，生擒元

濟。文城。文城柵也，在河南遂平縣西南五十里。蔡。今河南汝南縣。

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

註 ①以蔡州留後馬總爲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就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

不宥^④，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⑤，曠不嶽狩^⑥，百隸^⑦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⑧，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⑨，陰遣刺客，來賊相臣^⑩。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⑪，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⑫，各奏汝功。三方分攻^⑬，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⑭。常兵時曲^⑮，軍士蠢蠢，旣剪陵雲^⑯，蔡卒大窘。勝之邵陵^⑰，郟城來降^⑱，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⑲。

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⑤。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⑥蔡城，其壘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⑦，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

，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註〕○謂盛極而衰也。圯，毀也。○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謂軻蔡

之屬居河南者。○四聖，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也。○謂爲亂者所隔，各方

不得朝覲也。○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百隸，一作百司；一作

司隸。○唐以河南河北地爲山東，憲宗平盧從史，其邢洛磁三州，本隸河

北道，故云山東。○姦鄰，謂李師道。○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

朝，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又擊裴度傷首。○言羣臣皆請罷兵而帝不

聽。○謂以韓弘爲都統。○卽上言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李愬入

其西也。○二句敘顏胤武合攻。○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於時曲。

時曲，卽洄曲。④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陵雲柵，在今河南商水縣西。⑤邵陵，在今河南鄆城縣東。⑥元濟以董昌齡令鄆城，而質其母陽，陽以去逆告昌齡，昌齡乃舉城降。自常兵時曲至此，要言前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⑦釐，理也。⑧二句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今河南鄆城縣有新寨鎮。⑨書益稷：「罔晝夜頌頌」。謂肆惡無休息。頌，與額同。⑩盱，晚也。⑪愈有論淮西事宜狀云：「所未可知者，在陛下之斷與不斷耳」。此言平蔡之功，皆憲宗之能斷也。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

下，列^⑤山澤，罔繩擗刃^⑥，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汎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⑦，亦固其所。

〔註〕^①愈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產且盡』。

數日，愈爲此文祭之。鱷魚：爬虫中之最猛惡者，常潛伏水邊，攫取動物。

①一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②軍事銜推，軍府屬官。③

惡溪，在潮城西。④罔，同網。擗，言錯（ㄎㄨㄣˋ），刺也。

⑤涵淹，潛伏也。卵育，生息也。

今天子^⑧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⑨，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洲之近地^⑩，刺史縣令之所治，出

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佻佻覘覘，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

〔註〕^①今天子，憲宗也。^②天地四方謂之六合。^③潮州在古爲揚州之域。

^④睥，音緩（尸×弓）；睥然，目出貌。^⑤以谿潭斷句；一說，此處恐有

脫誤，當云「睥然不去，據谿潭，食民畜云云」；一說據處，據其地而處之也。^⑥心，或作身；或作中，中即身也。^⑦佻，音心（△一），上聲；佻佻，恐懼貌。覘，音顯（丁一弓）；覘覘，小目貌。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

，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註〕●鯨^㊀，海獸名，外形如魚，種類甚多，大者長六七丈。

●醜類^㊁，惡類也。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①，自後漢時流入中國^②，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③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④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⑤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⑥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⑦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⑧，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⑨亦年百歲。湯孫太戊^⑩，在位七十五年，武丁^⑪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⑫年九十七歲；武王^⑬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⑭；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⑮，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③，宗廟之祭，不用牲牢^④，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⑤，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註〕^①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使迎入大內，留宮中三日，瞻奉捨施，惟恐不及，

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時元和十四年也。^②佛號釋迦牟尼，中印度迦

比羅城主之子也，生於周靈王十五年，與孔老同時，見世人生老病死，入山

求解脫之法，新創一宗教，與婆羅門反對，而倡平等之旨。^③後漢明帝遣

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三人至天竺國迎取佛書，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

至洛，佛教始入中國。天竺，卽印度也。^④黃帝，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

，故曰軒轅氏，國於有熊，亦曰有熊氏。

⑤少昊，黃帝子，名摯，姓己，以金德王，亦曰金天氏。

⑥顓頊，黃帝孫，年二十即位，初國於高陽，故號高陽氏。

⑦帝嚳，少昊孫，姬姓，名俊，代高陽氏爲帝，初封於辛，故曰高辛氏。

⑧帝堯，姬姓，高辛氏次子，曰放勳，初封於陶，後封於唐，故號陶唐氏。

⑨帝舜，姚姓，曰重華，受堯禪即帝位，其先世國於虞，故號有虞氏。

⑩禹，姒姓，顓頊孫，治水有功，受舜禪即帝位，國號夏。

⑪殷，湯，子姓，名履，滅夏桀爲天子，國號商。

⑫太戊，湯孫，大修成湯之政，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⑬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以傳說爲相，成中興之業。

⑭周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十五世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後世稱爲至德。

⑮武王，文王子，名發，滅商有天下，國號周。

⑯穆王，名滿，即位時年已五十餘，在位五十五年而崩，此言在位百年，失

考。①明帝，後漢光武子，名莊。其信佛事詳前。②梁武帝，姓蕭，名

衍，篡齊稱帝。嗜佛，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

二月庚子，三幸同泰寺捨身。③武帝詔宗廟祭祀，以麪爲犧牲。④侯景

，字萬景，有力，善騎射，本北魏臣，降於梁，武帝封爲河南王，太清三年

，反，攻陷臺城，武帝爲所制，飲膳多爲所裁節，口苦求蜜，再呼荷荷

怨恨聲。而殂。臺城，在今江甯縣北玄武湖側，本吳後苑宮，晉修之，亦

稱宮城，宋齊樑陳皆因以爲宮。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

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②，

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

，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

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同羣僧迎佛骨於鳳翔^①，御樓以觀，昇^②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③，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④，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過，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註〕^①唐高祖，姓李，名淵，仕隋襲爵爲唐公，以太原留守起兵，進封唐王，受

隨禪，即帝位。武德九年四月，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謂沙汰之事

遂止不行也，時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阻之。○鳳翔，縣名，在今陝西

翔鳳縣。○昇，音與（𠃉），共舉也，今解作扛擡。○謂狗衆人之心也，

不能直斥憲宗，故云。○時有焚香於頭頂及燒手指以爲供養者。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茱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

，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⑦，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註〕^①法言，謂禮法之言。

^②法服，謂制所定之服。

^③宣政，殿名。

^④元

和九年八月，置禮賓院，以待四夷之使。設，謂設宴也。^⑤禮壇弓：『君

臨臣喪，以巫祝桃茆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桃，鬼所惡。茆，葦華

也，可掃除不祥。^⑥崇，音粹（ムク），鬼神禍人以求食也；一作福。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註〕●柳子厚死，愈爲文祭之，又作此。

●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爲宜州

刺史，封平齊縣公，其封濟陰公者，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文疑誤。

拓跋，魏姓，鮮卑謂土爲拓，謂后爲跋，魏自稱黃帝之苗裔，黃帝以土德王

，故以拓跋爲氏。濟陰，郡名，治今山東定陶縣。●爽，字子邵，貞觀中

，爲吏部尙書，永徽二年，以爽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貶象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其與褚遂良朋黨，遣使殺之。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諫立武后，因貶黜，以憂卒。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遂良，貶死。武后，名嬰，太宗時爲昭儀，高宗立爲后。高宗，太宗子，名治。④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被貶，宗元作先友記，謂鎮所厚者六十六人，且曰：『先君之所與者，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

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

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註〕①嶄，音漸卍一乃；嶄然，高峻貌。見頭角，崢嶸之象。

②博學宏詞，

取士科名，唐始有之，不常開，所以考拔淹通能文之士。

③集賢殿正字，

官名，蓋稱校讎之役；一作授校書郎。

④蹕

音卓（山×乙）；蹕厲風發，

謂議論層出不窮也。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

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

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

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

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

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

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註〕^①藍田，縣名，今陝西藍田縣。尉，官名，縣令之副也。唐時各道設監察御

史，主察官吏。^②順宗，德宗子，名誦。^③用事者，指王叔文。宗元初

與叔文善，叔文用事，引宗元將大用，及叔文敗，坐貶。^④州司馬上當有

永字。憲宗即位，貶宗元邵州刺史，又道貶永州司馬。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⑤元和九年冬。^⑥元和十年三月，以宗元爲柳州刺史。

真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⑦，中山^⑧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⑨，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④。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⑤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註〕^①叔文黨坐貶者，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帝與武元衡亦惡之，乃悉以爲遠州刺史。^②中山，今河

北定縣。^③劉夢得，名禹錫，與宗元友善，亦以附王叔文被貶，至是得播

州。播州，今貴州遵義縣。④時御史中丞裴度上奏因改禹錫連州。連州，

今廣東連縣。⑤譯詁，和集貌。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①，不自貴重，顧藉②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③，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④，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辦之者。

〔註〕①爲，讀去聲，助也，二句蓋貶之，然不欲直斥其非，故云勇於爲人。②

顧藉，猶顧措。③唐時尙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省稱西臺，皆

在禁省，總稱曰臺省。^④此設言因王叔文而得爲將相也。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①。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②，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③，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註〕^①萬年，縣名，今陝西長安縣。^②裴行立，絳州稷山人，元和十二年，爲

桂管觀察使。^③涿，縣名，今河北涿縣。

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辯列子^①

劉向^②，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③。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註〕^①列子，書名。八卷。舊傳周列禦寇撰。實爲後人假托。^②劉向字子政。

西漢末人。明帝時，典校秘書。^③子產姓公孫，名僑。鄭大夫。鄧析鄭辯

智之士。執兩可之說。二人皆在穆公之後。

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

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

〔註〕●乖，不合也。

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

〔註〕●張湛，東晉時人。嘗註列子。●竄，改也。

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

〔註〕●莊周戰國時蒙人。著莊子三十三篇。●放，同傲。效也。●夏棘，湯

大夫。④狙公。善養猿猴。⑤紀消子善養鬥雞，消，音省。⑥季咸，

古之神巫。⑦遁世無悶，易：「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原，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①，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②，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註〕①楊朱，人名。此處楊朱，力命，皆列子書中篇名。②魏牟魏文侯子。孔

穿孔子之孫。

辯鬼谷子①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

〔註〕^①鬼谷子，戰國時人。隱居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隋書經籍志

有鬼谷子三卷。

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①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②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③者，時葆^④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⑤。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⑥，使人狙^⑦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

〔註〕^①劉向，見辯列子註。班固，東漢初人。著漢書。^②鑿，音麗（力一）。狠

也。^③縱橫周秦時九流之一。以審察時勢，游說動人爲事。如蘇秦，張儀

之徒是也。^④葆，與寶通。^⑤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⑥陋，

同狹。^⑦狙，狡詐也。

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
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

〔註〕○晏子，名嬰，字平仲，春秋時齊人。相景公。晏子春秋，著其行事及諍諫之言。漢志八篇，但稱晏子；隋志七卷，始名晏子春秋。○司馬遷，字子

長，漢武帝時龍門人。作史記。其列傳中有管晏列傳。

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

〔註〕○墨子，名翟，戰國時人。有書六十三篇。以『兼愛』『節用』『明鬼』『

非命』等說爲主。①禮：晏嬰，狐裘三十年，遣車二乘。又：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②：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③，又出墨子。其言「問棗」④，及「古治子」⑤等，尤怪誕⑥。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

註 ①自『尙同』至『節用』，皆墨子篇名。非厚葬久喪，指墨子節葬篇所言。以上皆墨子之主張也。②非儒明鬼，皆爲墨子篇名。亦墨子之主張也。

③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

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④晏子春秋：公

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

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楯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

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

有一鼉銜右驂以入砥柱之流，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

之，左牽馬尾，右繫鼉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二子曰：『吾勇不若子

，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

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⑤誕，妄也。

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

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

是。

〔註〕^①劉向見辯列子註。歆，爲劉向之子。班固，見辯鬼谷子註。班彪爲班固之父。

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捕蛇者說

永州^①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②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③之以爲餌^④，可以已大風攣踠癘癘^⑤，去死肌^⑥，殺三蟲^⑦。其始，大醫^⑧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註〕^①永州，今湖南零陵縣。^②齧，音臬（一廿）。咬也。^③腊，音昔（一廿）。

一。乾肉也。④餌，音耳（儿）。藥餌也。⑤聾，音閩員切（乃「马」）。
腕，音宛（「马」）。聾腕，爲足手拳曲之病。癢，音縷（乃「」）。瘡久曰癢，俗
謂之漏管。癢，音例（乃「」）惡瘡也。癩瘋也。⑥死肌，謂死肉。如癰疽之
腐爛者。⑦三蟲，謂寄生於人體中之虫。「三蟲」二字，出道書。⑧大
，同太。太醫，官名，主醫藥。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
若甚感者。

〔註〕①感，音戚（广「」）憂也。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
，復若賦，則何如？』

〔註〕○蒞事者，謂當事之職官。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吾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

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註〕①蹙，祖郁切，音ㄅㄨ。迫也。②殫，音單（勿弓）。盡也。③轉徙，

謂輾轉遷徙也。④頓，困頓也。蹠，音割（亡又）。仆也。⑤毒癘，疫氣也

。⑥相藉，相踐踏也。此句謂死者之多也。⑦悍，兇暴也。⑧隳，音

毀，ㄉㄨㄟ，毀壞也。突，觸也。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註〕①見禮記檀弓。②尤，通行本作「猶」。猶，尤，雖可通。然以作「尤」

較明瞭。

宋清傳

宋清，長安^①西部藥市人也。居^②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③，咸譽清。疾病^④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

〔註〕^①長安，唐都城。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北。^②居，積也。蓄也。^③變。

，有効驗也。史記：方盡多不讎。^④疝，劈倚切，音庇（父一）。瘍，音羊

（一尤）。頭瘡爲疔。身瘡爲瘡。

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

〔註〕●蚩，無知識也。

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

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入。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

〔註〕●怫然，怒貌。●翦翦，短淺貌，此謂所見未遠，獲利不多也。

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息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

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

〔註〕市道交，謂市井交易之道，重利而忘義也。

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

，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註〕●庠塾，古學校之名。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註〕●橐駝，今通寫作駱駝。獸名，背有肉隆起，狀甚醜。種樹者郭姓，貌類駝，故人稱爲郭駱駝也。●僂，音樓，又背曲也。●伏行，謂伏地而行。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

游^①，及賣果^②者，皆爭迎取養^③。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④茂蚤^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註〕^①爲觀游，謂種樹以供賞玩也。

^②賣果，謂種樹採果以謀生也。

^③謂迎

郭橐駝於家而養之也，

^④碩，音石（尸）。大也。

^⑤蚤，同早。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①，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有蒔^②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姑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

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註〕①故，舊也。②蒔，分種也。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駭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註〕①勗，勉也。②稷，胡郭切音「尸」。

③劉穀也。④練，音掃，平聲（ㄌㄨㄢˋ）。

⑤玄。抽繭出絲也。

⑥四而，汝也。

⑦緒，絲之端也。

⑧六字，乳子也。

⑨殮。音孫（ㄌㄨㄥˋ）。喪，音雍（ㄩㄥ）。朝食曰饔，夕食曰殮。輟殮變，謂

朝夕不暇食也。⑩勞，讀去聲。慰迎也。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

以爲官戒。

〔註〕①通行本「戒」字下多一「也」字。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覩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

，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

〔註〕①童，謂童子，區姓，寄名。②越，同粵。今江，浙，福建，兩廣之地，

古統謂之百粵。③毀齒，八歲曰毀齒。④已，同以。⑤覲，音几，去

聲（ㄩㄣˊ）。冀望也。⑥鉗，古刑具。如鐵練。所以束頸者。⑦梏，古刑

具。以木爲之，加於手上。⑧鬣，音獵，爲一世。長鬚也。⑨么弱，小

弱也。⑩漢官，謂漢人所設之官，以治夷人者也。⑪耗，少也。

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

④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⑤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⑥耳。刺史顏證⑦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

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註〕^①杜周士，於元和中爲桂管從事。從事，官名。^②柵，音琛（彳）。柵州，今河南柵縣。^③藁，採薪也。牧，牧牲畜也。^④虛，通「墟」。南越方言，謂野市曰墟。^⑤郎，爲稱謂。此處對盜而言。^⑥愿，謹慎也。

^⑦顏證，顏果卿之孫。時爲桂管刺史觀察史。

三戒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註〕麋，音糜（「一」。鹿類，似鹿而大。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①，得麋^②。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③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

〔註〕臨江，唐縣名。今江西清江縣。

①畋，音田（去一）田獵也。

②麋，

音倪（平一）。鹿子也。

③怛，多邊切，音（勿丫）。悼痛也。此謂悼痛麋

麋。

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④其舌。

〔註〕●啖，音淡（ㄉㄢˋ）。啖其舌，謂犬自舔其舌，而不敢蓄麋麇也。

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彪●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慤●然莫相知。

〔註〕●黔，音琴（ㄑㄧㄣˊ）。今貴州省境。●彪，模龐切。音（ㄅㄧㄠ）。彪然大貌。

●慤，音銀（ㄧㄣˊ）。慤慤，敬謹貌。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

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註〕●『蹄』字作動詞用。謂驢以蹄踢虎也。●跳踉，足亂動貌。●嚼，音

淡（勿弓）。食也。

噫！形之彪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註〕●永，謂永州。今湖南零陵縣。●畏日，謂畏犯『日忌』也。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樵**①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②與人兼行，夜則竊鬻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註〕①樵，音移（一）。衣架也。

②累累，相連屬之貌。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③，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梟**④數月乃已。

〔註〕③撤瓦，謂除去屋瓦。灌穴，謂注水於穴。皆所以捕鼠也。④梟，同臭。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愚溪詩序^①

灌水^②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③。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④，今余家是溪，而名莫定^⑤，土之居者猶斷斷然^⑥，不可以不更^⑦也。故更之爲愚溪。

〔註〕^①愚溪，見本文。

^②灌水，爲瀟水之支流。

^③瀟水，在今湖南道縣北。

源出瀟山，故名瀟水。

^④愚公谷，見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

。見一老人，問曰：『是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問其故，曰

：『以臣名之』。

^⑤通行本作『莫能定』。

^⑥斷，音銀「ㄣ」。斷斷然

，爭辯貌。⑦更，讀平聲。易也。此謂更易其名也。

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註〕①樂，音蛟，去聲（一夂）。喜好也。②坻，音池（彳）水中高地也。③不

屑，猶言「不屑居」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①，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②，睿^③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

〔註〕^①論語：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按：此言非眞愚也。^②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顏子之名也。^③睿，音銳（ㄖㄨㄟˋ）

。深明也。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

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註〕●鴻濛，自然元氣也。●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櫺櫺節稅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

〔註〕●邕州，今廣西南寧縣。馬退山，在城北十五里。●櫺，音薄（ㄅㄛˊ）。櫺

，音盧（ㄌㄨˊ）。椽，音樞（ㄔㄨㄟ）。柱上方木也。稅，音拙（ㄓㄨㄛˋ）。梁上短柱也。●

椽，音傳（ㄉㄨㄢˋ）。屋上承瓦之材。④茨，音慈（ㄘㄨㄛˊ）。蓋屋之茅葦也。

是山峩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蟲，巨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鐘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

〔註〕①峩，音律切（ㄉㄨㄞˊ），危高也。②陬，走平聲（ㄉㄨㄞˊ）。隅也。荒陬，謂僻遠之地也。

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

〔註〕③徼，音叫（ㄐㄧㄠˋ）。邊塞也。④周王，周穆王也。嘗乘八駿，西遊，見

西王母於瑤池。⑤謝公，謝安也。喜遊山水。齒，木屐底之齒也。

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

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塹，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

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

〔註〕●角巾，巾之有稜角者。隱士之服也。鹿裘，以鹿皮爲裘也。●古者二十

曰冠。●絲桐，謂琴也。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埋，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註〕●蘭亭，在今浙江紹興縣。晉王羲之曾宴遊其地，作蘭亭序。●右軍，官

名。此稱王羲之。

永洲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①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②，臨於荒野藁翳^③之際，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④，歛仄^⑤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⑥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⑦；搜其根，則蹄股交峙^⑧。環行卒愕^⑨，疑若搏噬。於是剗^⑩闢朽壤^⑪，剪焚榛蕪^⑫，決澮溝^⑬，導伏流，散者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

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

〔註〕一御史中丞，官名。清河，地名。崔公，即崔能也。二壩，小城也。

藁，同叢，藁翳，樹木隱蔽處。四輿，謂輿草。積草也。五仄，同側。

敬仄，偏邪也。六渙，散也。七呀，張口也。八峙，屹立也。九卒

愕，倉卒驚愕之貌也。十剝，音苦平聲（ㄅㄛˊ）。剖也。十一朽壤，草木腐

爛之地。十二藪，同穢。榛藪，謂蕪雜之草木。十三澮溝，皆水道也。十四

廖郭，天空廣闊也。泓，水清貌。滄，水止也。十五掖，旁扶也。十六斗，

峻也。十七攢，聚也。十八巒，山峯紆迴而連綿者。

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藪是野，眉彪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

以彰我公之德歟！

〔註〕① 耄，音迭勿一廿老也。八十曰耄。

② 莖，同藝。種也。

③ 虬，毛多

雜也。虬眉，猶言眉毛花白，謂年老也。

④ 見詩：「黃髮鯢齒」。年老之

意。

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①，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②；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③；我公之化，始於闔閭，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

〔註〕●二千石，官名。刺史稱二千石。●漢制：三公號稱萬石。●漢石奮父

子五人皆官至二千石，號爲萬石君。

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

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註〕●隸，屬也。子厚嘗爲禮部員外郎，故云。●筆，謂記載，削，謂刪除。

●零陵，今湖南零陵縣。故事，掌故也。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

星，臨瞰^①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翳^②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註〕^①曠如，遠大之貌。奧如，深邃之貌。^②埳，音迭，为（一）也。土堆也。

^③瞰，音坎（ㄎㄢˋ）登高望下也。^④翳，蔭蔽貌。

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①，凡坳窪^②坻^③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④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⑤。俛入綠褥^⑥，幽蔭蒼蔚^⑦。步武錯迕^⑧，不知所出。溫風不燥^⑨，清氣自至。小亭陋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

〔註〕^①垂，堂之盡處近於階者。

^②坳窪，低下之地也。

^③坻，音池（ㄉㄧˊ）。水

中高地也。④榎，音便，平聲（攵一馬）。栴，音南（子馬）。皆木名。⑤

經緯之，使之有秩序也。⑥榘，音辱（口×）。繁重之采飾也。⑦蒼蔚，

草木繁茂之貌。⑧錯迕，交雜也。⑨爍，音鑠（尸×亡）。以火銷金也。

此處謂熱也。

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
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
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

〔註〕①南極，星名。②湘流，湘水也。

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
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
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註〕①宵，音妖上聲一ㄨ。宵宵，深遠之貌。②溽暑，濕熱也。③大，同太。大和，天地冲和之氣也。④事見詩經召南。召伯巡行南國，曾舍於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翦伐其樹，爲詩歌之。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簞①，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

〔註〕①蒸，細薪也。篠，音小、ㄨ一ㄠ。細竹也。簞，音蕩、ㄉㄤ。大竹也。

照謂余曰：『是其下有波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

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

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

〔註〕●州，謂永州也。●二，明刊本作「一」，疑誤。

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

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①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

〔註〕^①空色照寂覺有等字，皆佛書中語。^②挈，吃噎切（く）一廿。刻也。此謂

執固也。

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①。東極吳^②，南至楚越^③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註〕^①豳，今陝西柘縣，爲商時豳國。

^②吳，今江蘇省，爲春秋時吳地。

^③

楚越，永州本楚地，而與廣東相近，廣東古爲南越，故並稱楚越也。

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

〔註〕●拒，同距。●通行本「丹碧」上有「如」字，非是。蓋此直言華葉，不必云如。

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滯，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

〔註〕●神字疑是祠字之誤。●揭，音憩（く）。攝衣涉水曰揭。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

斷齧。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

〔註〕●頰，音亥，平聲（尸丂）。頤下也。斷，音銀（一丿），齒根也。齧，音萼（兀丿）。齒根上下肉也。此皆形容石狀。

●朱子謂：山海經所記異物，有云「東西向」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子厚不知而效之，殊無謂也。

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

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

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註」●王莽，西漢末篡位者。莽之世，謂王莽之時也。●俎豆，祭器名。此言祀之也。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

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註〕●僂，音六(力X)。辱也。僂人，猶言罪人。●是州，卽永州也。●隙

，同隙。●施，音移，去聲(一)。施施，延也，遲也。●漫漫。無拘

檢也。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北，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

〔註〕●斫，音勺(止X己)。以刃擊之也。●叢木曰榛。叢草曰莽。●茷，音

吠(亡X)。草葉盛也。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①。其高下之勢，峴然②，窪然③，若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④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⑤白，外與天際⑥，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⑦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

〔註〕①箕踞，伸其兩足，席地而坐，其形如箕也。②衽席，臥席也。數州土壤，在衽席之下，狀其地之高也。③峴然，山中空也。④窪然，低下之地也。⑤攢蹙，積聚之貌。⑥繚，音了（力一么）。繞也。⑦際，接也。

⑧培塿，小山也。

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鐻潭記

鈞鐻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鬻●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註〕●鈞，音古（ㄍㄨˇ）。鐻，音母（ㄇㄨˇ）。戩斗也。潭，深水爲潭。是潭形似鈞鐻，故名。●顛委，猶言首尾。●鬻，侵蝕也。●謂水泡也。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

賈^七財以緩禍^一。

〔註〕^一居者，謂地主也。^二亟，頻數也。^三一旦，明本無「一」字。款門，

叩門也。^四勝，讀平聲。任也。^五委積，堆積也。^六更，讀平聲。改

也。^七賈，交易也。

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
潭。有聲深^一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廻^二
^三。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註〕^一諫，音終（ㄉㄨㄥˋ）。水聲也。^二廻，寥遠也。

鈞鐻潭西小丘記

到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鐻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①而浚^②者爲魚梁^③。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④，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⑤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

〔註〕^①湍，音豕(去×弓)。急流也。^②浚，與濬同。讀若(下)。深也。^③

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謂之魚梁。^④偃蹇，飛騰屈

曲之貌。^⑤嶽，音欽(去×弓)。石勢聳立之貌。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

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註〕●澹，音榮（ㄉㄢˋ）。水聲也。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買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

〔註〕●澧，水名。在今陝西。周武王遷都，依此水，號曰鎬京。鎬，音浩（ㄏㄠˋ）。

鄠，音戶（ㄏㄨˋ）。漢縣名。杜，漢時曰下杜，唐曰杜陵。三地皆在今陝西。

，爲漢唐時京畿要地。

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其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①，爲嵒^②，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③然不動；俶^④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註〕①嶼，音序去聲ㄨㄩˋ。水中小山也。②巖，音堪(ㄎㄢ)。山不平也。

①怡，讀若噓（一牙）。癡貌。②傲，處郁切，音（彳又）。此處有突然之意。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註〕①犬牙差互，形容岸勢如犬牙之相錯也。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①。其上，爲睥睨梁欂^②之形。其旁出堡塢^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④，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註〕^①垠，音銀（一）。界限也。^②睥睨，城上短牆也。欂，梁之別稱。^③

堡塢，築土以爲障也。^④美箭，細竹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序 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

〔註〕●碁，同棋。●確，堅也。此處謂其求學過於堅忍也。

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

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慳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

〔註〕●慳，音昏一X。心不明也。

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

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
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
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

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叙。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①，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
，西際垂楊傳置^②，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
缺圯。豕得以爲囿，蛇^③得以爲藪，人莫能居。

〔註〕^①柳州，今廣西馬平縣。

^②譙，地上樓也。譙門，城門也。

^③垂楊，地

名。傳置，驛也。^④蛇，同蛇。

至是，始命披荆蠲疏^①，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扛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蛟鬩溲灣^②。當邑居之劇^③，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

〔註〕^①荆，音拂（ㄉㄨˋ）。斫也。蠲，音卷，平聲（ㄐㄩㄢˊ）。除去之也。^②溲，

音嬰（ㄩㄥ）。水絕遠貌。^③劇，甚也。

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

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祐十二年
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韓柳散文選

170



上海合象書店 出版新書

歐陽修散文選	中國文化史講話	新文學概論講話	中國文學史綱要	不平常的故事	勞動的音樂	拾零集	愛的交流	英文作文法典	書名
	鄭作民	陳君冶		高爾基	高爾基	魯迅	張資平		著者
金民天			鄭作民	史鐵兒	錢杏邨			金劉素 橋思鶴 聲訓卓	編譯者
實價四角	印刷中	印刷中	實價八角五分	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六角	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一元	實洋一元四角	定價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五日 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代售處：

開封
北平
太原
天津

豫文齋
佩文齋
覺民書社
南洋書局

濟南
廈門
廣州
汕頭

東方書局
開明書店
共和書局
文明商務

西安
洛陽
漢口
重慶

大東書局
世界書局
現代書局
北新書局

書名
編者
發行者

韓柳散文選
金民天

上海四馬路

合象書店

太和坊五號

